

四書五經
一卷



北京古籍出版社

詩	書	周	孟	論	中	大
經	經	易	子	語	庸	學

(京)新登字 206 号

四书五经

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六号)

邮政编码：一〇〇〇一一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大三十二开 五〇·五印张

一九九三年四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价：肆拾壹元伍角

印数：1—2000

ISBN 7-5300-0077-2/K · 36

朱熹注

大學章句集注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寢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灋。埽。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僥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

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文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彙。然後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畧。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大學章句序

大學章句

大書音泰今讀如字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

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

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而進之謂也言既自明則其明德又

當推以及人使之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至善而後止也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

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至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

一毫人欲之私也此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三者大學之綱領也此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定與後同後放此○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物有本末事有終

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本始所先新民為未○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物有本末事有終

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

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平聲後放此○皆以明明德於天下

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於善而無自欺也

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

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

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不致也知至者吾心之知無不盡也知

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自天子以

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爲序次。如左。凡千五百四十六字。

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爲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康誥，周書。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常讀作泰，諟，古是字。○大甲，商書。顧諟，謂

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不明矣。帝典曰：克明峻德。堯典，虞書。峻，大也。皆自明也。結書

爲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帝典曰：克明峻德。堯典，虞書。峻，大也。皆自明也。結書

己德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

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汙而自新，則當因康誥曰：作新民。言振起其自新之

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是故君子無所不用

其極。止於至善也。欲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

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釋詩作縣。○詩，小雅。緡蠻之篇，緡蠻，鳥聲。止，隅

所當止也。詩云：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

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繼續之於音鳥。○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緡

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學，皆有以知其止而無疑矣。詩云：瞻彼淇澳，萋竹

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

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

不可諠今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作六反。某詩作緣。荷叶韻音阿。闕下版反。宣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荷荷美威貌。興也。裴文義切。以晚反。鄭氏讀作咬。○使成形質也。磋以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備武毅之貌。恂恂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恂戰懼也。威可所以得之之由。恂恂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洛。戲音鳴呼。烈音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猶人不異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程子曰。此謂知之至也。此句之上。別有闕衍文也。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此章舊本通下章。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

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惡好去聲。謙讀為慊。苦切反。○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殉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益有他。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聞音閑。厭鄭氏讀為壓。○閒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閑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可實用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此君子所以重為戒。而不可許。則亦何益之。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引此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胖。步丹反。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未盡。則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闕。如此。必承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懣。粉反。懣。勑值反。好樂。並去聲。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存則無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存則無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為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

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教情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諱
為僻惡而之惡教好並去聲。鮮上聲。○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故諺有
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審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故諺有
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音彥。碩叶韻。時若反。○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
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弟去聲。長上聲。○身脩則家可教矣。
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
平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中。去聲。○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
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僨音奮。○一人謂君也。
也。此言教成。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
於國之效。
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
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已。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
其所好而民不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
從矣。喻曉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通結上文。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
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天。平聲。蓁音臻。○詩周南桃天之篇。天。少好貌。蓁蓁。美盛貌。
客猶善也。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小雅。蓁蓁。美盛貌。歸。嫁也。
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詩曹風鳴鳩。鳩。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文之三引詩皆以詠歎上
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聲。弟去聲。倍與皆同。絜胡結反。○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一。復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絜先並去聲。○此覆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上文絜矩二字之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不忠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起。而推之一夫。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好惡並去聲。下並同。○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謬矣。節讀為截。辟讀為僻。與戡同。○詩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慎。若詩云。殷之未喪師。克不能絜矩。而好惡殉於一己之偏。則身祇國亡。為天下之大戮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喪去聲。儀詩作空。峻詩作駿。易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能已。是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矣。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先慎乎德。可不慎而言德。即所謂明德。無財用矣。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本上文外本內末。爭民施奪。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本上文外本內末。爭民施奪。益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

出。俾布內反。○恃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慎。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

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

以為寶。楚書楚語言不實。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

亡在外也。金玉而寶善人也。事見禮弓。此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

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

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

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个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亂反。媚，音冒。○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

唯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進，讀為屏。古字通

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

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急。未詳孰是。遠，去聲。○若

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菑，古災字。夫，音扶。○拂，逆也。好

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

泰以失之。君子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

理存亡之幾決矣。天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恒

登反。○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眾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

入為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平務本而節財，非必外

此以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發，猶起也。仁者以財發身，以得

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上好仁

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

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六反。乘斂並去聲。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當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上聲。彼爲下。疑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功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朱熹注

中庸章句集注

